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四

第一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 明清史料彙編四集前言

沈雲龍

明清史料彙編四集，包括下列史籍：

(一)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明季南略十八卷，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二）無錫計六奇（用賓）編。北略始自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迄思宗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故名。南略始自崇禎十七年五月，迄清康熙四年（一六六四），大抵摭拾南明三王之時事瑣聞，雖叙次不免蕪雜，而未造之微緒餘燼，足以興感。

(二)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小腆紀傳六十五卷（附補遺），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六合徐鼐（彝舟）撰。徐氏，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進士，翰林院檢討，由御史出知福建延平知府，生平博通經史，初入史館時，叙南明三王及臺灣鄭氏事，爲小腆紀年，歷五載乃成，嗣又就明季諸臣生平之賢否，各爲之紀傳，俾得明其畢生之善惡，亦史家之例也。紀年刊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紀傳刊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現均就原本影印。

明清史料彙編 四集 目錄

第一冊

明季北略

一

(卷一至卷十五)

清·計六奇輯

第二冊

明季北略

二

(卷十六至卷二十)

清·計六奇輯

第三冊

明季北略

三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清·計六奇輯

第四冊

明季南略

一

(卷一至卷八)

清·計六奇輯

第五册

明季南略

二

(卷九至卷十八)

清·計六奇撰

第六册

小腆紀年

一

(卷一至卷七)

清·徐鼐撰

第七册

小腆紀年

二

(卷八至卷十四)

清·徐鼐撰

第八册

小腆紀年

三

(卷十五至卷二十)

清·徐鼐撰

第九册

小腆紀傳

一

(卷一至卷十八)

清·徐

鼐撰

第十册

小腆紀傳

二

(卷十九至卷四十)

清·徐

鼐撰

第十一册

小腆紀傳

三

(卷四十一至卷五十五)

清·徐

鼐撰

第十二册

小腆紀傳

四

(卷五十六至卷六十五及補遺)

清·徐

鼐撰

明清史料彙編 四集 目錄

第一冊

明季北略

—

.....

清·計六奇輯

一

(卷一至卷十五)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况我

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爲親製誄文以哀

之卽

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啟禎事跡之書。俱着  
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  
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季來治亂興亡  
之事。一筆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  
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  
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概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  
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  
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  
峰王氏之書齋

聖王之善齋

聖祖十年卒於冬入日之內無幾信六奇賊然加

明季北略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卷一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偽稱都督

撫順城陷

清河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楊鎬逮治

熊廷弼經略遼陽

紀異

光宗貞皇帝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紅丸一案

嘉宗登極

顧慥論遼事

河清

楊嗣昌奏歲饑

熊廷弼回籍

卷二 天啟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瀋陽陷

遼陽陷

附記遼事

袁應泰傳

張銓殉節

何廷樾投井

崔儒秀自縊

廣寧潰

高邦佐自縊

羅一貴自刎

五監軍

附記經撫

熊廷弼傳

毛文龍入皮島

袁崇煥守寧遠

毛文龍安州之戰

趙率教守錦州

魏忠賢濁亂朝政

點將錄

天鑒錄

選佛錄

魏黨

羣小謀陷正人

羣小封爵

建生祠

稱功頌德

楊漣慘禍

移宮一案

周順昌被逮

附魏大中

羅織十七君子

左光斗

高攀龍

李應昇

繆昌期

周宗建

友除善類疏

客魏毒害諸妃

魏忠賢怒張后

異人歌

辛酉七年紀異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傳國璽出

大清朝改元

卷三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客氏出宮

陸萬齡下獄

崔呈秀回籍

錢元愨叅魏忠賢

錢嘉微叅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謫鳳陽

魏忠賢自縊

張瑞圖回籍

誅崔呈秀

姚士慎叅田許

掠死客氏

聞香心動

贈諡諸臣

廷推六相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三十一  
思宗烈皇帝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溫體仁叅錢謙益

袁崇煥陛見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

大清兵屯錦州塞

大清收諸部落

寧遠軍譁

錦州軍譁

流賊初起

漢南盜起

白水盜王二

誌異

浙江水災

五虎五彪

補

容汎出宮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毛羽健論衛營兵

張延登請申海禁

南居益請發軍餉

無錫灾荒疏略

馬懋才備陳大饑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三案

欽定逆案

喬應申釀禍

劉應遇敗賊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吳煥奏秦寇

李自成起

陳仁錫使遼東

袁崇煥殺毛文龍

鍾萬里解夢

袁崇煥通敵射滿桂

逮袁崇煥

滿桂戰死

劉之綸死節

黨還醇殉難 附諸臣

商敬石

左應選固守昌黎

何大綱斬將

誌異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陝盜王子順苗美

賊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楊鶴誤撫

劉懋言秦寇

劇賊神一元

徐孝婦剖肝進姑

卷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吳執御論周延儒

張燾憲總理錢糧

吳姓賑撫

楊鶴受降

賊分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山西竇莊

洪承疇擒趙四兒

吳牲奏官賊之謠

趙大允斬婦人首

譚雄陷安塞

混天猴陷甘泉

張獻忠起

大清兵

崇禎五年壬申

張真人請雪

大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賊四只

賊流秦晉

洪曹破賊

賊五隊

西澳之捷

馬鳴世論三秦

高迎祥諸賊營

高宏圖削籍

賊營

周鏞論用內臣

皇子生

死

孔有德陷登州

賊

賊首名號

崇禎四年壬午

百官

誌異

一

崇禎四年壬午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知推館員

內官監紀

山西賊

河南諸賊

賊犯湖廣

鄧祖禹罵賊

有附記

陳奇瑜威著關陝

誌異

類

高宗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袁繼成論拜內官

信用內官

諭罷監視太監

明史紀事本末

一

倪元潞請撤監軍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李自成降叛不常

高傑降賀人龍

龐瑜死節

附王端冕

戴君恩誘斬王剛

賊陷陳州等處

盧象昇勦楚賊

劉楚垣守荆門

曹文衡守唐縣

龔元祥霍山罵賊

熊文燦戴罪

童謠

大清兵入塞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賀王聖劾温體仁

熊文震孟

宗秩改授

各舉所知

鄒維璉告歸

董其昌致仕

曹文詔自刎

河南流寇充斥

盧象昇戰功

擒爬天王

流賊陷潁州

賊陷鳳陽

方震孺守壽州

吳大朴守廬州

賊陷巢縣

章可試守舒城

賊襲廬江

賊陷無為州

包文達宿松死節

石電戰死

黎宏業和州自縊

附馬如蛟

李維樾守

鄭芝龍擊劉香老

鄭芝龍小傳

孝子馮時化

旌貞女鄭氏

陸貞女柏操

三峰大師傳

誌異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三大病根疏

劉宗周論時政

錢士升論搜括

詹爾選救錢士升



倪元璐論叅薦

劉宗周罷

文場兼武

瞿昌獻白兔

成德下獄

謫金光宸

大清兵入塞

鹿善繼被殺

敘守京功

劉宗周責溫體仁

謝陞罷職

大常自裕論流寇

熊文燦代盧象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李自成入西川

河南光山之敗

左良玉鄱陵之捷

楚寇焚竹山

月曆七略 目錄

張獻忠陷廬城

附雲夢

宣城張烈婦

劉大鞏守滁州

楊爾銘救史可法

誌異

彭有源剖肝

孝子蕤火不燃

大清朝改元

陳烈婦傳

許譽卿書

卷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陸文聲奏復社

李如燦直言下獄

楊光先叅啟新

朱國弼劾溫體仁

高起潛行部

責臣罪已

楊嗣昌建議均輸

史可法巡撫安廬

聖駕巡城

黃道周七不如

鍾譚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巖歸自成

王忠軍譟

賊犯荊州

胡光翰戰死

賊擾江北

左良玉立功驕蹇

賊圍安慶

陳于王自刎

諸將死難

賊陷六合

誌異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虜

張任改總

城蘆溝

黃道周經筵應對

曾就義兵食對

楊嗣昌論熒惑

何楷劾楊嗣昌忘親

黃道周平臺辯論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陝賊勦降略盡

豫楚屢捷

王燾隨州自縊

張獻忠請降

羅汝才乞撫

大清兵入燕齊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劉廷訓死難

鄧藩錫不屈

孫士美自刎

宋學朱被圍

鄧謙礫死

廬州浮碑記

又碑

蘇州井中鐵匣

錢肅樂和心史詩併跋

卷十五

崇禎十二年癸卯

丙臣

王承恩哭夢

鄭二陽兵餉對

建設齋醮

京城浚濠

吳昌時恨薛國觀

磔鄭鄆

鄭鄆本末

郝敬卒

陳繼儒卒

術士鄭仰田

左良玉破豫賊

張獻忠復叛

房景春父子死節

楊嗣昌代熊文燦

誌異

卷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策貢生

黃道周廷杖

徐石麟對三事

薛國觀免

李振聲請限出

禁薦

李自成敗而復振

楊嗣昌駐襄陽

羅汝才入川

左良王大破張獻忠

楊嗣昌奪印歸印

吳卿論兵弊

張獻忠圍桐城

楊卓然議撫

誌異

歲饑

山東丐婦

卷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召周延儒

幸學

內臣王德化

黃道周遣戍

李自成陷河南府

附呂維祺

錢祚徵罵賊

李自成陷歸德

牛宋降自成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稱闖王

李自成兵逾百萬

左良玉屠臨頹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陷南陽

李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燬驛道

張獻忠陷襄陽

楊嗣昌自縊

張羅二賊屠隨州

附徐淳



張獻忠襲泌城

山東李廷實

河南袁時中

泰安土寇

誌異

志異

卷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天壇

駕幸地壇

謝陞削籍

馬士英起用

免稅停刑

蔣德璟入相

吳履中論二失

黃道周復官

目錄

明季北國  
誅陳新甲

召王應熊

劉宗周言六事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定王倣書

山東李青山

王佐聖遵義遇害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屠陳州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張氏商正自焚

李自成屠南陽

李自成圍汝寧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兵擾武昌

左良玉避李自成

王永祚投江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陷舒城

張獻忠襲廬州

賀一龍陷無為州

革裏眼入英霍

張獻忠僭號改元

黃得功逐賊

張獻忠陷太湖

洪承疇降 大清

大清兵入塞

姜瀉里死難

宋琰殉節

附張瑤

張宏德貽禍萊陽

造船航海

誌異

無錫諸生逐令

卷十六 羊 癸未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祭十二陵

周延儒 附吳昌時

周延儒續記

審吳昌時

北都崩解情形

宋應亨不屈

搗錢造鈔

蔣臣奏行鈔法

李自成陷承天

上用銅錫木器

李自成屠黃陂

附記二異

馬士奇入對

左良玉避李自成

李貞罵賊

徐標入對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擅號設官

李自成殺羅汝才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古劔

顧君恩議取關中

李自成陷保康

孫傳庭逐李自成

孫傳庭攻拔唐縣

李自成入潼關

孫傳庭汝州大敗

吳從義赴井

孫傳庭夫婦死難

焦源溥罵賊 附焦源清

黃綱一門盡節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南企仲罵賊

李自成

余應桂總督陝西

李自成屠慶陽

榆林諸將殉義

李自成陷平陽

鄧太妙賦詩

張獻忠屠蘄州

李自成陷甘州

張獻忠陷黃州

附易道暹

張獻忠屠蘄水

張獻忠入麻城

黃州異僧

張獻忠大敗

張獻忠屠武昌

附崔文榮  
賀逢聖

蔡道憲長沙罵賊

附林國  
俊馮

李乾德岳州三捷

趙某歸張獻忠

史可敬叛降張獻忠

楊夫人罵賊

朱國柱常德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袁州兵荒

南昌猛虎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劉承允復衡沙

大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胡公平三縣土寇

沈萬登復汝寧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三藩賊禍

誌異 張獻忠入楚始末 李自成入楚始末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風變地震

降乩 大清朝改元

李自成僭號 李明睿議南遷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福嗣王奏

議撤寧遠 曾應遴奏江右事

李自成陷平陽 何騰蛟

元宵賊入城 李建泰督師



上諭

彭瑄奏

十九日

東陽許都

劉光昭殺叔

廿四癸丑

廿六乙卯

廿八丁巳

三十己未

李自成偽封

李自成偽檄

蔡懋德太原死節

張履旋投崖

山西全陷

馬嘉植疏

堪任督撫諸臣

賊陷真定

李邦華議南遷

附記南遷得失

余應桂請調諸將

三月己丑朔

張攀請監國南京

初二日庚寅

初三辛卯

李建泰請南遷

初四壬辰

帝星落討諸將

初五癸巳

初六甲午

周遇吉寧武大戰

周遇吉傳

附錄

初七賊陷大同

衛景瑗傳

初八宣府陷

朱之馮傳

初九陽和陷

初十徵戚繼助餉

十一頒罪己詔

十二昌平陷

十三城門設砲

十四孝陵夜哭

十五居庸關陷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七乙巳賊圍京

十八外城陷

周聖后縊

十九丁未帝崩煤山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二十自成入宮

內臣獻太子

宮人魏費節義

贊費氏詩

諸女出宮詩

姜女歎

曹靜照宮詞

廿一得先帝遺魄

劉青田相圖

紀烈詩

附七絕

諸臣投職名

廿二庚戌

劉貢士曉天文

廿三諸臣點名

廿四壬子

李自成改制度

保定始陷

廿五拷夾百官

淫汚

廿六勸進

選陞降臣

廿七吳三桂

廿八丙辰

程源移書唐廷彥

程源移書丘祖德

廿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四月初一戊午

初四辛酉

初五壬戌

初六七入九十

十一殺勲戚大臣

十二自成東行

十四私示

十五降臣思逃

十六輦金入秦

十七自成至永平

十九東報急

廿五示備登極儀物

廿六自成回京

廿七縱兵搖掠

廿八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自成祖墓

自成謠讖

自成鑄錢

吳三桂請兵始末

附記野史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

二十一人

殉難勳戚

殉難臣民

內外二十七人

烈女

八人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刑辱諸臣

幸免諸臣

從逆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

孔孟討賊文

卷二十三 補遺

自叙人大門

殺星降凡

李自成生

雲護自成

群賊推自成爲王

勸賑歌

李巖歸自成

宋獻策等歸自成

賊將官銜書除劉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 附弔詩

長沙女子

自成圍開封

孫傳庭敗

程源疏 防河勦寇附

繪圖續紀

頡罪已詔

召張真人建醮

復方國安官

自成傳牌

渡河

偽詔

建泰出師

贊周遇吉詩

唐通入朝

白廣恩移書約降

朱之馮

唐通降

宋孩兒起數

杜秩亨議割地

帝后自盡

自成入京

劉宗敏傳諭

自成入大明門



偽詔

偽諭

象泣

富戶汪箕

宋獻策奏削髮

李巖諫四事

牛金星遇異僧

獻策議取士之弊

改服印

自成詐稱符命

自成死羅公山

公主夢

附記

總論流寇

李過降何騰蛟

論明季致亂之由

流寇大略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目錄

三

國運盛衰

十四

正陳大率

門戶大略

門戶雜志

流寇大略

聯備流寇

李殿制回觀

自刃天鑲公山

公主意

附信

莫眼明

自刃指斷孫命

半金星殿異會

樓萊齋垣士之契

宋煥策奏情邊

李嶺精四事

案並

高以玉贊

國語

國語

明季北略卷之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大清朝建元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

南朝。黃衣稱朕。是爲

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

大清。

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

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

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

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眞人間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眞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

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  
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  
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  
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  
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  
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槩置不理。宰相  
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

都督。啣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權然屬橐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穀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

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疑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畧。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去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闔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



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賫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譖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鵲關入。二十一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

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至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叅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已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

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挺將西北軍。李如楫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

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癢如疹痘。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宦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

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

東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斫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旣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

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  
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  
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  
良久。曰子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禪我也。僞官  
曰矢雖以令偏禪。而令偏禪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  
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  
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  
晨始列騎代斥埃。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  
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

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



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子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

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栢木八仙檯列十六盞。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縱繞庭三匝。而爵盞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縱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卽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

疑。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

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李如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牛渡。敵萬

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棄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疑有



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竇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扎。劉綖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綖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綖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綖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西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綖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綖左臂。綖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

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緹已死。下馬  
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  
死。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  
科叅失機諸臣功罪狀。叅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  
罪原難逭。而嘒嘒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  
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乃  
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



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今箭先藏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

可問。卽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洒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

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衄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栢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六月 熊廷弼經畧遼陽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  
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瀋鐵奔潰。上乃擢熊廷  
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劔。廷弼單騎  
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  
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無不  
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畧  
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

一代之亾。亦必有非常之灾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爲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

碑出于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甯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

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鬪。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檐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

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亦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濶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

天下大亂

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社塔王館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隳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大義。荅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荅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你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

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啟云。

附前梃擊青宮一案

初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搭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

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拏下。承旨者挺

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冢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叅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百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

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鞫。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

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尙書孫愼行叅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

九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令  
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戊可灼御  
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  
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  
極卽泰昌之元年也

顧慥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闔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土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尙矜自遠。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



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荐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亾天下。

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闌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撤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克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子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孺。併命于芑箕菱稗。比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

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  
橐。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  
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閭左  
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尙知討賊。尙可催科。只恐百姓  
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 熊廷弼回藉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  
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

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二十  
二日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  
守遼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掛衆議  
者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  
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  
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驛騷。叛者姪劫。不能成功。  
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

卒數百人。蹒踉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常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甯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遼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

海州爲遼陽退步。戊金伏爲山東塘埤也。卽敵亦謂遼必亾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亾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

上命廷弼解任回藉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奠。離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

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六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鑪釘。擷牌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



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  
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籌  
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  
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  
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  
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  
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此見職收  
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  
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栢。李如楨。袁巡撫。添巡

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  
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  
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  
一不從。輒脆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  
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蘇督不安者一平而當之而爲引者亦難矣平來顧  
手畫河練對一也賦衣蘇漢蘇聯中歸官盛下漢平  
急發吐血漸刊浪韓韓一與非難良難難口  
升非難大贊非平年口國康浪對回一事非難難

明季北略卷之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天啟元年辛酉

濟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大兵數萬騎抵渾河。昏  
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  
大兵。尙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  
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  
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叅將王世

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啟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既陷。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 遼陽陷

天啟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

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闡。

外責可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軀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縊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遍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子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恩得寸進。閉戶

讀書面頰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卽于筵間親點板歌一闕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叅移疾歸起河南叅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



遼東熊廷弼既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既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荅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

辜競曰遼不自亾降人亾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為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侄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亾藩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予祭蔭一子入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字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

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閫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見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

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甯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甯

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  
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  
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  
請于應泰棄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  
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  
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  
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敬初河南陝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掖縣

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入爲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凶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墓而行。公旣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傾心任之。亾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醜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于衢。城開。公

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龔秦。邦屏。餉司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土官秦氏。竝得贈卹云。

### 廣甯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閩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甯。二人議論遂成水火。此致敗之由也。天啟二年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

且與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愁歃血。又用遼將孫得功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信。化貞不從。大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



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甯。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廣甯旣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

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  
貞從數騎走閭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  
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  
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甯前討廷弼曰晚矣公  
不受給募戰不撤廣甯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  
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  
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甯前道張應吾殿後時  
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  
一一驗放入關

忠壯  
中流  
李永  
文

按臣方震儒在廣甯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叅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叅政兼僉

事分巡東甯。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空河矣。廣甯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何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倫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甯。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空失

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  
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行家童二名。遣還原籍  
報信。誠恐闕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  
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  
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拾  
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  
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  
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  
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

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叅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

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

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

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

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

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邢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敗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拏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憨爲主。憨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化貞初意。虎憨外助。永芳內應。僥倖浪戰。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劉

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尚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甯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遼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愎。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勘。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



而不可得。化頁意氣既銳。災惑復多。又不幸有本  
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  
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  
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詬辭罵凌。漫無定畫。明分  
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  
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  
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  
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  
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

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  
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  
知已。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  
日上揚。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  
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  
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  
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謝  
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  
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逮。

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  
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  
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  
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  
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  
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海。  
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躬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  
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  
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

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過  
 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  
 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甯危在  
 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  
 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  
 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  
 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  
 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啟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

邊。  
和友請赦神靈... 而無日長... 廿... 莫然...

初廷弼在閭陽聞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

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  
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甯內潰。王化貞奔至  
云。

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再敗于馬上。  
催戰而楊鎬逮。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  
景榮罷。廣甯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  
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  
甯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  
九邊過矣。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崗。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曆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劾。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劔。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閱科姚宗文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壞至此。召

公爲兵部尙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冲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喟公。廼愆。忠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袒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胥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稿出公子。時有蔣應賜。



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瑞意，謀應賜觀音經後。有圖  
識數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捧  
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  
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  
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爲之訟，寃得

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  
萬曆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

者謂必登壇制鬪。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奕。道士曰。昔馬融有鬪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却。元機不能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函。遂曉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

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

是老了一半也。田

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

止害文龍一人。是

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

薦于遼東總兵李

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

考武舉。文龍列名

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

三載陞守備。熹宗

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

辦。加遊擊銜。撫臣

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調。補練兵

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荒

功。化貞命往河東

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

張板等四人。兵二

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經三壘  
河口行至猪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  
永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  
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  
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  
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任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  
地五十里命張振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  
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  
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

噤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  
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分。過江卽鎮江城。城  
本中國地。萬曆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佟養貞  
以千人居守。七月旣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  
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甯都司。兼副總兵。駐鎮  
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  
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  
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局荒茸無人。  
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啟二年五月也。

已而間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啟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坨，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停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佟養性至，敗却之。閏十月聞大兵將渡河，調兵二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島，雞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甯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甯遠。正月初四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甯遠。以星夜倍遵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寺。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死。及攻旣

久。城基俱成。凹龕兵匿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蘸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于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徧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于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千。



人。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甯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大兵旣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甯遠。滿桂等大戰却之。頌天臚筆云。丙寅正月。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

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鍊頭子。三至甯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甯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鎚鑿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制。後擁鍊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束芻秸灌脂糝。以鏡藥燃之。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山牛鹿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

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稍黃庫亦已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攜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啟四年七月初二

大兵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叅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

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  
許武元頂選李鏐張舉各准實授。叅謀葛應貞王命  
卿加都司。僉書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  
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  
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父  
州。文龍遣叅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  
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于安州。大  
兵不利。退八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大兵  
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

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

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

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繼

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

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

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艷。熹宗惑之。封爲奉聖夫

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尙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筭。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陞降任意。熹宗言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叅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

明季本朝 卷之二  
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傳檄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傳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櫻棍。杠敲。遣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賞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傳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

阮大鍼作獻魏奄指爲東林惡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



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  
惠世揚鼓上早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  
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鑒錄

崔呈秀作獻逆奄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 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 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 洽 曹子汴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孫鼎相 文震孟 侯 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爲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侯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烜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暘 張澄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璉等曰姓不為縣也

選佛錄 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士治 文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瑋

周詩雅 賀烺 張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 餘二十人未錄 吳騫 孫國顯

魏黨 文燾 式大齡 卓敷 李晉主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月臣七各

臣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鍼 卓 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 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禎

劉廷元 孫 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羣小謀陷正人 救士與 謝降賊 古訓報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為中書  
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漣左  
光斗等十七人過賊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

正人如何有贓。五刑備極。文言呼天甯死不扳累。顯  
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  
證。天啟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  
袁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甯侯。姪魏良卿甯國公。世襲孫鵬翼。方  
五歲。世錦衣指揮。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  
大堂。蔭正千戶。崔呈秀兵部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  
加甯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

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大堂建生祠

曰書呈表其狀尚書許國宗欽諭忠賢

江南巡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才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上賜額。虎丘賜曰善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癡矣。閩鳴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聖建生祠于長溝。名顯德。巡撫劉詔建生祠于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

劉云收數百人指書效死且籍皇命上江前日有錄  
日有稱功頌德之奏對訛黨前累日殆以大臣于上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尚書霍維  
華奏曰。厥臣茅土尚覺其輕。良卿太師尚餘一級。同  
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尚字。想當讓位與  
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  
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  
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  
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審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進

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

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

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

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啟。四年甲子六月初一

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權璫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

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



道官沈泰立柳事。你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巨測送。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臺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由閣票。竟送該科。削漣等爲民。時值酷暑。鉏鎖鐵鏹。慘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鎮撫許顯純。問你如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宮人當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宮內處得。

相安不相安。與我論移宮者不相干。又問云。你如何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時。我在家。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現在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時。我尚豫上叅疏。豈既失廣甯。而反爲營脫。試問廷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麼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骨裂。坐贓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

純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門。都  
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脇骨寸斷。仍加鐵釘  
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亙天。  
換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觀。田爾耕又復使  
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  
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臧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  
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蓆捲掃賣完贖。至崇禎元  
年。始得贈謚。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日登

月

七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入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問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登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

鄭貴妃與李選時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  
浼熹宗附已。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  
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  
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  
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  
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  
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盃。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  
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

月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燦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一小監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滯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

后我等爲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  
飲。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  
乾清宮。守闈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  
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  
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  
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  
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  
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  
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

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裡走。急請回宮。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八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公出與左光斗太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



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荅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促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任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

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苦上無任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任任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甯宮。太后居慈甯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璫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賤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

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一家飯的。須抬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卽移宮。李進忠劉遂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

日之二十 卷之二 三  
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  
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  
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監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  
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  
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  
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

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詈魏忠賢。鷄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

明季不身 卷之二 三  
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瑞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迺借織造事以欺君蔑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

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致。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庠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

鼻君獨恣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道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囚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母使贅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相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蓋



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曙。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日周詮。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

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剜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干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慎。

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飛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罕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郢。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極元。寬。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贓三千。卽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厰。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錠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沙舜臣。五

人黜退。而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慎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樞至閶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韋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閶門吊橋。時顏佩韋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輿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干載留。」

名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韋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鷺。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鷺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韋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扃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泮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敵一百。夾扛五十。獄成。追贓。七月十三。比起楊漣。

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呦呦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



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  
用全刑。顧撻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  
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  
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  
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  
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采 變士晉 翁夏意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  
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  
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澐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鰲 夏之令 王之寀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甯死不扳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綏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

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四出。逮楊漣等。

###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旣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于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

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  
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  
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橐如洗自分爲權奸  
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  
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  
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璫借移宮  
逼選侍受熊廷弼賄悞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緹騎  
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  
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

數千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諷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入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

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日。吾子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在刑部。各言所志。

期以最上工夫送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巖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克人。署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臧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臯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

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  
疏舜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日宦情秋露。學  
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既入  
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呈秀遂投逆璫。  
言曾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  
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  
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  
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  
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

日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尙書。諡忠憲。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

原藉。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草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

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燦。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璠間壟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耻。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侄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于公公。

遂赴圍池死。而旂尉以顏佩章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舉至。始知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叙。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璽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也。于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璽。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勂遽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

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于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史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徵有閹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寬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

公公卽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  
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  
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  
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脈脈共淒傷。  
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  
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  
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  
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  
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



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鵬。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愨。又擬忠悼。

###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任。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

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時菴玉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王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耶。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嫗。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聞韓本用告。

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其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跡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于是有王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

歸杜門。邵埽灌園。課子頗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補故官。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闈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冊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

予適遣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撻之。其  
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  
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  
慎之人在。上左右。子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  
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間以  
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于予。初應山疏上。福  
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  
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

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閑門闔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訶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篆之推。有小喘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閒任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執友。御老母。

以行。然䟽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  
荅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  
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支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  
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䟽上而逆知有今日也。  
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  
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

入臺卽劾客氏。客脫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  
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王戊秋京師久旱。  
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  
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  
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于文華殿。詈罵摘一丁  
不識兩語。竄詆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媿解之三。  
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計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  
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  
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



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筆楚較衆。更毒公偃卧。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大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旣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譏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逼內心。一含淚而出。瑞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思廟立獨其坐贓。仍給五百金以昭。

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三  
惲郵贈太僕寺卿廕子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飢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

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  
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  
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  
得之送厥衍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  
乾日上凡事憤憤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  
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翼日淮徐地。

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甯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卽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  
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  
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  
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爾箇時方止。  
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  
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濶一尺。兩旁肉翅腹下。

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瓜止有四後瓜趾有五毛  
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  
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  
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  
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嗥如千軍萬馬  
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  
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

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

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

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焚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十一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屋屋倒塌。壓死人甚多。又良鄉縣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舍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似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八月朔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陵寢地震。二十五日甯

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

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  
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

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變耶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  
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  
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

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  
蠶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  
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  
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  
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  
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  
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憲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  
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

古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眾。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威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

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任。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  
矣。聞東苑亦震。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  
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駕瓦飛墮。  
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  
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妻妾仆地。亂相  
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頭泥面。若病若鬼。人財俱散。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

袋。

潘守素眷因天崩。服侍自京。歸。潘素。及。小。此。屬。林。

郎中潘雲翼。毋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毋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讓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

恍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干響之時。棕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在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

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  
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  
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繚。其色紅赤。初四  
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  
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  
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鞞紅細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掛于樹。稍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禩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止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叠見。未有若斯。

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傳國璽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庄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

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終

至崇節戊午丙午

大前降元天即元午即天智小午也

大前降元

五

壽木昌寶齋異鳴香案即我兩到具飾恭謹  
下乳三十重一百一十繪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  
堂畢其具昌臨異常光烈顯顯勝長

明季北畧卷之三

錫山計六奇用竇氏編輯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啟六年壬午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

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攷。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二日熹宗癘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

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藩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闕。攜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

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員之儼然自視為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資無筭。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



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  
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  
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  
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  
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  
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  
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

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  
殂。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曰。此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  
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  
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甯國公魏  
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旣而楊維垣疏  
叅崔呈秀。借厥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王事陸澄源  
亦叅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叅

崔呈秀說事實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  
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叅魏忠賢

十月二十五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叅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  
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異于孔臭。勝于  
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  
狡兔三窟。輿金輦寶。藏積肅甯。勝于董卓之郿塢私  
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  
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節甫之釣黨連衆。陰養死士。陳

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剛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由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震。凡掛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叅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叅魏忠賢十大罪。一日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厥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尅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留。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

日之十身... 卷之二  
民之樂輸。十日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  
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刷不盡。上領  
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  
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當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  
奸者矣。至是而元愆首叅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  
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  
古。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窓評

魏忠賢謫鳳陽 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任。遂奪司禮及廠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着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絃。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鍼。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叅閱奏章。削

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已。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廕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笞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途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卽傳旨兵部云。



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着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卽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掛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

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闡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礫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臧尉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

大怒。即着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即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鍾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五篇。即中。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着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隔。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闖。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婦寺相狎矣。旣耽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叅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燥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燥。及阻忠賢陵工敘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傅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大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登隆新膺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五拜閣員以發董璣等景氣末宗故李默問

明季北畧卷之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尙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

管紹甯請改諡毅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  
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  
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大清紀則稱懷宗。從  
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謂思宗。又間稱毅宗者。傳舊  
聞也。顧錫疇。蘇之崑山人。管紹甯常之武進人。李明  
睿。江右南昌人。

按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  
帝。殺之。年甫三十。朱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嗣州。  
年僅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

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論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天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子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於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

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畧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  
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  
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  
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  
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  
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  
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

一案。王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王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甯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案。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王綬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于  
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  
僂。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  
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  
行。尙推誠啟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  
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  
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  
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  
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

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廷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瑄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愼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撫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呈。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

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

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魏魏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贓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旣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遂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

不褻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

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  
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  
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  
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衙途過客動有書儀  
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  
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  
旰非甯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甯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啟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叅錢謙益

本萬曆二十八年辛丑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叅錢謙益浙闡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叅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旣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



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  
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着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陛見

先是崇煥在甯遠專主欵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鎰南  
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言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  
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  
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欵上亦謂誠僞未可信  
七月崇煥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  
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

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陞。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虜。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眞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尙方劍。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

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  
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  
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減島糧。兵變可圖。遂減  
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竟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  
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畧楊鎬。則  
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  
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馬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  
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未有如毛師閔鎮。九年護持  
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

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甯塞外。有炒化暖兔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

賞諸部。閔然。會塞外飢。請賑。上堅不予。于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西大清遂盡收屬建州。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甯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甯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卑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得五萬。自肅草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捕其黨斬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不在自肅。而在戶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宥首惡。顛倒如此。安得不啟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譁也。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富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營利。僮僕恣橫。通邑恨之。

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招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貸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詈而歐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歐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無據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悉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甯有四十七兩乎

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追比衆兵怒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鬪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予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劫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入



察院獄中劫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塌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龍。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猢猻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自籍人自劫。則兩當。黃畧。劉氏土娘。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徧漢中等處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味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

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贖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賜宴... 將軍以... 將軍以... 將軍以...

吉... 將軍... 將軍... 將軍...

是... 五月... 五月... 五月...

正... 正... 正... 正...

其... 舍... 舍... 舍...

正... 月... 月... 月... 月...

三... 月... 月... 月... 月...

壽... 壽... 壽... 壽...

明季北畧卷之五

脈宗焉立觀於河以錫山計六奇用竇彙輯

崇禎二年己巳

晉至委謝然舍錄辛不掛龍

劉懋請裁驛遞

懋兵科左給事

長自別天許至

初上即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  
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  
萬上喜著為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  
獲遣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  
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

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姓賞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爲盜。而全陝無甯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呪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爲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

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脉。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

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啟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騷。加以冒濫。驛困實始。



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十六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戊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復如馬昂之討水徭。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甯。酋沙把。白能之討襄

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鏗之討蜡爾苗。潘  
潘之討思恩酋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酋阿傍。李化  
龍之征播州酋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  
王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峰口  
擊釐頁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  
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甯朶顏。成化二十年。俞  
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  
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

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氏之  
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  
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  
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旣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  
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  
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尙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  
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  
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旣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  
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窮民議加派之糧。不

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  
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容兵用衛兵之一法。  
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  
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  
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  
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  
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  
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  
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鉤攝之。死絕者。頂補。

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旣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叅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

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  
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  
着。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  
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  
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衄遠遁。近據偵  
探。目李芝奇叛鄭之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字白毛老  
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金游

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着。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臣細訪閩船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



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  
洪塘南台甯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  
出洋。每賃興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  
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甯之  
普院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  
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  
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  
等處。山中爲巢穴。僞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  
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

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厘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貫盜賊勾引之囹媒也。至浙人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錠。椒。藤。諸物。

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  
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旣行。但有  
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旣  
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  
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樣剝船隻。桅木槳便  
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  
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  
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  
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尤邊要  
害。半在關中。故芻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  
司農告匱。延綏甯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  
歲闔省荒旱。室若磬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  
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  
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  
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駝控弦者。千  
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

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刼財掠畜。廬舍成墟。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污。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飢軍。數數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剿賊必先稽離伍之軍。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無餘芻。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

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峭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尙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畧

此民疏

自天啟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孑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

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放  
梭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  
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  
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  
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  
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樓。江西峽江  
人。萬曆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  
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

禎。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飢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



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

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

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引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

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

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致厯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爲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爲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

通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官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庶吉士

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釋楊璉

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

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

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

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

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  
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  
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  
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  
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  
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  
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  
乃始剏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  
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末齋無錫人天啟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



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詔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道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

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

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過甚。

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業  
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禮詣關廟傲桃園故事  
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  
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  
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圓  
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  
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  
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成  
會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一鴻基國

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頓首。復將延師東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遲半載。娶韓金兒。艷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

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  
土地告云。汝家禍崇入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  
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  
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  
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  
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  
殺韓而寤。黎明卽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  
兒以縋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  
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答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却無姦夫同殺爲証。何以服人。况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姦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面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三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湯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

摩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

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叅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

人自成曰甯爲雞口。母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  
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甯憂  
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大  
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  
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叅將居前隊。楊總戎  
統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  
小。合法開署不出。王叅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  
答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  
肇基。適遇叅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庄。

自成孑身。聞如岳有衆八百卒。所部在。時高摩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會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邵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妬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衆有懼色。其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卽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

鄉民昇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之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王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旣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

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獬獬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

存實以俟。攷首高。收。而此。誠。言。高。收。計。長。一。長。一。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甯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府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甯徑以各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甯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飢取野菜爲糧初文龍極磨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



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宿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餉。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滅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曰。遼東海外。止藉貢鎮。與本部院兩人同。

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飢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略，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欸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

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國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甯遠過。亦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而遠播逃民。

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  
信括商買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  
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  
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  
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  
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  
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辨遂西  
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劔  
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

如故命殞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  
悍。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  
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  
莫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  
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  
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  
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甯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間。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

里曰昔振南祈夢于忠肅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  
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  
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  
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  
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

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征須圖  
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

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遼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桎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

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月，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刷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



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  
援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丁卯滿桂以五千  
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  
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歿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  
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  
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大南其代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理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啟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尚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日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弁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

兵馬世龍。爰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入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

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肅。嘗詳言之。

黨還醇。良鄉殉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啟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

事聞贈太僕寺卿譚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純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

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甯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內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

一死。良鄉香河道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殉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邃初。見潮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邃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免焉。

薊州通州三河豐潤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丁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



乃不往。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蒞任。膽  
畧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卽  
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于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  
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  
墜。兵衆俱傷。乃退。大兵至灤縣。何大綱。張洪詩。率  
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  
輜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為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

自是火亦不離。中湖始燃。火道不與。火氣蒸。

開。前火藥。吳至。風。藥。子。如。并。火。湖。氣。發。長。藥。山。又。

答。盛。人。間。避。登。湖。風。望。飽。百。披。心。恐。為。日。當。自。鼓。鳴。

大。壽。兵。至。昌。遂。謀。湖。越。不。湖。邑。合。立。應。聖。而。盡。升。節。

古。飄。數。固。守。昌。黎。回。大。臨。輝。湖。

此。不。詳。

明季北畧卷之六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是三月。威鼎自鳴。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二日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乎。故首書之。

平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飢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謀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白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炮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秦寇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

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佯乞降。仍奪路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

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

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甯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眾。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



母郵糞矣。婦歸卷書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嘗  
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間。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  
乞。鬻身。身無從鬻。鄧且病垂斃。偶思猪肝。婦匍匐在  
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旣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  
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  
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  
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  
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砉然。肝果出。乃爲  
湯以進姑。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

昏曠復見白衣姬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數年。姑壽終。婦砌上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死矣。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念萱庭。號江負屍。

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  
篤情姑嫜。割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  
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  
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  
至孝也。可以專矣。

至孝也。可以集矣。

我不回。冒白灰而吹雪。其時少以同。雖所苦。孝亦  
延。賦。瀛。娥。禮。而。未。必。盡。開。主。我。辭。誠。一。念。誠。至。大  
眞。靜。故。執。哇。兒。所。變。而。良。誠。志。高。堂。然。與。容。事。歸  
張。支。于。無。孝。心。然。賦。不。難。也。更。辭。念。手。裏。而。未。必。

明季北畧卷之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遵旨明切具奏疏。其畧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

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

又云。臣觀萬厯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

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市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稠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手采。鄖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

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福建叅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叅藩。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隲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



忤時去。天啟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  
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  
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  
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商邑人。萬曆  
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  
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  
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徵。崔呈秀不  
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賕一萬五千。謫戍代  
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

戊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謚忠毅。任贊化。字參之。聞喜人。天啟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辯侃侃。上怒。謫河南布政司。昭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既以蹇謬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間。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貞者。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耳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

視行營。自是嚙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于庶司。羣相壅蔽矣。

吳牲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牲。齎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賊。諭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牲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

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神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

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郤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戊以王撫被欺也。初上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爲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貫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甯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受賊撫湖十千百奇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

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  
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  
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俟供  
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  
退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  
騎逃闕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  
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柴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合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



敗之。賊奔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隆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

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姪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

蝎子塊等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吳姓奏官賊之謠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姓確查。至是姓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脇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入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

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後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秦其覆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充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鄜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

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甯遠總兵孫顯與賊六賊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誑一拳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

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賤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橫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卽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一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丘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霾。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卧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月初八日庚戌。臨隸縣雷風。忽風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



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脇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  
霾雨雪。總是陰晦慘塞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  
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  
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  
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兆于此  
矣。子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  
當劫運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

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一日雪

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凡月十九日江  
西法師董言元述

當賦數耳

矣于母于亦未以精異則之香味天變人順亦命

和正全之意平景朝烈清壽志貴香翰自共十也

昭云黃龍豐樂瓦釜雷動之雷也天蓋則不以王

書不致貝清空于蘇天無恙熾香皆和限又恩于

靈雨清陽景雲如參差之景而雲大且對文火中

盤翻雨水晶變劍廉風之不眠人眼轉而為雲同

明季北畧卷之八

錫山計六奇用資編輯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邑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緩賊偽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

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合邑有壘。百姓驅之出境。隣令怒其害已。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既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合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

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邠州間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障。榆林又爲延安慶陽屏障。無榆林必無延安。無延安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

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歷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啟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塗兩邪臣夫塗捷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通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鄜州兵



備命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莘亭。知縣徐兆麒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憫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寬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賊。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燦。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

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玉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怫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早以軍與餉事重。應到部驗。

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鑣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間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

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慨慷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  
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  
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  
籍禮部員外郎袁維咸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炯生

九年八月皇五子慈

生十二年三月皇子慈煥生

十三年八月辛亥皇

七子慈炤生十五年三月封承玉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  
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  
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馬游  
擊陳良諛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  
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  
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孔有德攻巢城徐從治  
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宋萬年九月十  
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

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  
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  
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  
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  
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  
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  
劉小山 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王劉姓過天星

張五

南營八大王八爪龍

徐姓

西營八大王

張獻忠

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

張姓

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

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溫趙合軍曹操過天星

吳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

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

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

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

閻王老邪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

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闕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大著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資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西九月西安縣雨穀



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  
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  
劍之狀。

賦之類

白雲蕭空飛雲收  
露音樹木悉如  
其聲是干常蘇  
蒸燠黑 十二月二十五日祭典無

季北畧卷之九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  
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  
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  
不宜侵輔臣上詔郡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

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脩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問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

賞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廵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

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旂幟皆縻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

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塞。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盧象昇禦却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人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涉勝于毛嶺。四月。河南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歿。部臣以河南



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圯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却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叅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

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總。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魯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

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空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其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澠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

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帥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柘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隰起湯九州于床。日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

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涔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掠。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魏博中萬秋曰。未五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鄖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厯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蝟。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叅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叅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可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力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



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斂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哉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

戰良久。賊衆突進。入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眞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指賊大罵。賊怒。磔之。

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

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者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

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

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

幾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

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

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

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

予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  
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  
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  
四尺。墻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  
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  
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鵲多死。口腔  
下江湖河海間。人死無筭。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  
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  
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栢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恒先君子  
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  
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  
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  
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畧卷之十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

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一人爲其對大司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燮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燮憲奏辯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變憲卽長揖抵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信州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鰲獻于外。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  
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  
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敘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  
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  
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  
廉謹者又迂踈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

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有出陽以號于入。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

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徹。今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十一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勛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眎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

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衆。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盩鄠間。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啟。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命縋騎逮賓雜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邵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

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旣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盤屋。寶雞。衆始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尙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牲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逮巡撫練國

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眞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遺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鷓。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

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留重兵守之。自成既出。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

附王瑞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

堂不動。賊捽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  
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  
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剖心裂屍而去。邑  
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  
之革。驚曰。吾其歿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  
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  
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婢。率吏民死守城上。已  
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思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維南。郡賊越盧氏犇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在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邵縣。張應昌兵敗于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渰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荆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禦。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

明季十一年 卷之二  
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嗾其執法。不  
郊迎。不會飲。捏款。訐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  
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  
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  
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  
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  
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  
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駟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卽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卽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

女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間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掐心。骨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

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

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 四月山西永甯川

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穉川地震如雷 鳳

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聚集淮泗

之間雀啄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群未嘗

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 五月飛蝗蔽天

六月江西饑 七月十一日乙未敘州定遠堡母渚

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

兵營 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 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

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  
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  
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  
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  
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甯。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  
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干。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  
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

三空人。噶代陷靈工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市天壽山十四丸。丸。雖人。亦。當。十六。也。子。南。大同。六。交。對。來。四。此。日。癸。巳。京。師。無。警。十三。日。丁。酉。圍。宣。府。甲。子。日。辛。卯。入。大。同。城。不。日。丙。午。日。壬。辰。封。大。壽。吳。入。塞。

恐輝也

之。麻。千。景。平。淋。而。天。野。人。心。至。景。弊。矣。不。忍。聞。不。之。自。育。天。賦。以。來。之。泯。無。清。而。今。見。之。世。戰。對。前。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

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其畧云。蹙地  
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  
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  
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爰。而處堂  
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  
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也。云云。疏  
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爲  
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特簡入  
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騶並罷。初。吾騶震孟



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幼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

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涸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對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上。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璉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群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曠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

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八晝夜  
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  
郎隨子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  
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  
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  
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  
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既而讀曹

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子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日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

于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  
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  
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  
賊。奔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  
義。爭爲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  
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羗。六月  
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

官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闕代撫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澗。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營蠶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  
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  
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羗。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戶  
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  
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  
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  
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嘿于獄。謂其  
蔥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



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興世王于郟縣，闖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郟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馮庄等寨，及峒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于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

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遷天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具。率眾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

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尙方劔。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滁州攻圍甚急。知州

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眾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鬪。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于滁。將盡勦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至江擒爬天王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遠。入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山。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鰲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

夢鰲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腳，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鰲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鰲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鰲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鰲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萊裴，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聞賊犯穎。一日夜馳三百里，歸穎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

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瑤席。潁川人。兵部尚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川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旣殺其父。姑留其子。但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以賊勢猖獗。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悅椒棗。或爲僧。



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

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  
剖孕婦。注嬰兒于梁。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  
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  
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  
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剝神像而去。拔營南  
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  
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  
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

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

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

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注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于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

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微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于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煒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

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籍中。時傅氏額中一乃手  
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  
擘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  
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  
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  
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  
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  
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  
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已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往。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



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來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敗。進逼鳳陽。朱大興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萬歷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燹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恚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齎卹而按遼之命下矣。此受事。疏言廣宣情形。戰不成。戰守。

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大兵夜渡。全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攘差。遂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索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

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  
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  
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穎霍告陷賊至壽州時  
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  
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  
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縋城出死  
士刳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含  
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  
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家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叅議未

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于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伏乎。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一

封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 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街市悉用磚石包簷環砌。儼如衙然。壁間多作隙牖。使強壯內伏。操戈偵伺。凡灰

瓶火砲藥鎗噴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算。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目幾喪。明長子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有自廬州圍城中來者。語子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

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蕪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

大朴號澹元河南充州固始人天啟壬戌進士

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曾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殆得其遺智歟。至許妾。嚙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既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臯劫掠。柘臯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咎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



入隸役見之驚走。嚴令趨匿院內。街衢寂無一人。二騎馳至南門。俄返。卽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隊。絡繹擁附者甚衆。賊登城執旗四拂。巷肆中爭出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凡平日鬻帽買布。星相卜醫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千人。初執旗二人。自南門返。見院前遺轎。詰令所在。衆出之。賊挾至縣。嚴令罵曰。死囚汝。今殺我。後必有人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僕負之越垣而逸。長

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懷中使捧觴。女舉盃擊賊面。且詈曰。死賊汝惡貫滿盈。天子將發兵勦汝。任汝殺我。吾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携去。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卽舉火。先索騾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貫以索閉于縣內。大肆淫穢。釋囚數百。願從之去者。卽與衣鎗。二十三日。一。二十四日。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拔營而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廬復至巢。知縣王明德。江右人。鑒于嚴令。豫備小舟南關。聞賊至。卽

登舟走。百姓奔竄。賊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詈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

免偽許之夜襲城城陷。自營賊匪慮其邑人具潛來

賊陷無爲州

此兼野史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畧。官未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九十五年乙亥正

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糈缺絕。未幾。督進者羽若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擬爨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橐。出白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腹削。人有離心。賊伏四

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脇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瞋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

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群斫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

長髭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間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犇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



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  
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續門授山陰令所食米  
悉自和輦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  
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楛數百前後  
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  
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  
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  
鄉勇佐黎弘業搜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  
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

將引去忽颺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如蛟曰事殆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此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魯可濛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

共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  
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  
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  
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聞者兩  
童子亦善騎射皆獵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  
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馮江百姓犇竄前阻  
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六月二  
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予曰儆州遭流寇之難  
殺人十之九閭里凋蕪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縊矣。賊嗟嘆良久。已而禡其衣。投之坑內。又有甘氏。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掠。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腫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甘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鮮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

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質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

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縣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賊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江迪吉以千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僞

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繼樾追賊鏖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

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  
 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猶或城堅易守。  
 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  
 且追賊鏖戰。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  
 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為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  
 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  
 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



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脇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

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卧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傲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字祖壽。寰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為飛黃理。

髮飛黃以手插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偕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

日之七卷一  
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嬖  
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  
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  
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  
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  
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  
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殂。  
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  
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

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濬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淆。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頒且設漳鎮叅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

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污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腆者。咨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酌。酌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掛壁不顧矣。忽聞鑼响。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舡。挺立船頭。劉香遙望。

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旣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閩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炫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

歸大清

此芝龍族婿翁吉燾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

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馬時化

馬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

然香祝天剗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慄

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坡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



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跽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蓼。砥志堅苦。瑜塋。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疏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

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異誌異京為文書哭子曰吾自開京後天志發一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電三日積二尺

餘傷稼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

入門發辭文縣知府三平爽狀甘對夢地志望苦命

聞于夫家却命父母音守京袖面帝氏响具斷書

夫家拜喪母離箱响嚙良習對末玉母賦志不可

以首辨火焚燙毀盡且哭且瀟瀟告匪母父母未

親擊一爪痛燙重而對擊替三刃之密絲不昏慈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

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

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

可爲奧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  
蚩之氓。叩闥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  
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  
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  
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  
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  
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  
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

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

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  
 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  
 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  
 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  
 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  
 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闢門特  
 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  
 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  
 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凶命無類之

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

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彈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口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誦。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

申救良久。命項繫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叅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糞糠。繼簪纓爲桃李。吳化鯁部民也。叅及撫按鄒華下土也。薦及胡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叅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土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母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盩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賈奏逐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

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戊延  
綏。六月。日。文寶。其人。之。狀。獄。國。鼎。二。十。二。癸。亥。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  
侍郎仇繼楨首敘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  
之。適大雷雨議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  
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嘉峯口。巡關御史王肇

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己酉。閒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斗



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八日。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日。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盡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

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過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遷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

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臣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

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謚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已已。

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已。駢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許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

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

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

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 常白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白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强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嵩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况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因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闕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闕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

奇勝。釜魚阱獸。賊旦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敝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

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蓋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潼關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高啟李自成入西川

西川去苗賊十月四日水寨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冲黎樹壩。日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間。維章逮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閩鄉。上用經畧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鴟張踞蟠龍山。負嶠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

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  
兵入閣也。上又憂賊不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  
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  
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  
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  
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  
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  
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躡捷如飛。官兵用步卒  
尾之。重趺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

日季... 卷十一  
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賁精銳五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師居大營夜間發火亦大。小師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

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  
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  
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  
啟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蕪之光可燭天賊見火  
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  
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  
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  
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盈九卽分賚將士是夕追殺數  
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復牆或匿

草閒花地。及明百姓遲索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豔。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總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既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獨屍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剖



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計文冲一股奔陳州。沈邱。後良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詈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夾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爲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

入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鄢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子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就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旣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旣不以汝爲

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啟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金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

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陴守。

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境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罵之。而賊如故。止因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情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

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喧囂。賊有所聞。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鐵鈎或掀揭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語云。鷲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宜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

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烈婦詈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碩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鼻中。自念矛鎗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辱身而死。甯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鼻前。堅不去。賊騎蜂擁。

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頸求斫。抗聲詈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于朝。

###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柵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上火駭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背淫之。已而



盡斷其頭環響堞植其附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  
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  
命取民間鬪<sub>婦人</sub>亦數百枚懸牒外嚮以厭勝之  
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  
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  
昇合諸路兵授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  
麾軍追之遂北五十里屍相枕籍漕撫朱大典遣將  
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園陵大典與總兵  
楊御藩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

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遣王守倩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協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鑛以儲國用。自昔大猷之

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大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述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縫入。出書曰。楊且日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倥。亟而土

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既至卽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卽解圍去。可法得免。旣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卽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

謂吾歪。卽從今日歪始。投籤于地。悉筮之。遂畏憚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  
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  
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爇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寡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  
啟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賙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瞶。流賊過其廬。蒸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投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

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僞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是以論孝子矣。

###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



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家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媪。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佯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刃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閒于令。令謬謂

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寃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懇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劓刃于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御史書。爲烈婦暴寃。且

日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紉衣佩刃。甯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

况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讞者杜法。狗囁。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墮前一席地。自芻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貧夫。乃有死節之滌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讜者。囁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理輪之手。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恐百足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

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叅。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日刎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日第杜門。自憊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取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終

則季非畧卷之十二終

公。對。不。容。自。曰。應。以。聞。非。關。其。察。

不。問。曰。人。告。也。不。曰。某。封。門。自。愈。不。將。對。舌。而。一。與。

發。併。臺。之。不。可。以。曰。修。我。之。少。報。以。脈。臺。又。謂。不。可。

耳。此。此。事。宜。對。不。強。而。去。若。不。嚴。察。更。求。聞。其。安。矣。

罪。丁。風。順。然。獻。舍。資。負。人。再。志。自。負。脈。臺。然。其。至。意。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宦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欵。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欵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欵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三柳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

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埰交章訟寃。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齋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琪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畊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措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

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  
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  
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  
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  
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  
切責之。

楊光先叅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叅陳啟新。并及溫體仁  
昇棺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啟新爲傳說。乃鄙夫既  
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  
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  
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  
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  
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  
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  
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淳詞誑皇上。騙美  
官亦當死。啟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

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  
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  
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  
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  
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  
而啟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啟新罪不容  
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  
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  
柯國以來。邊騎兩簿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綱。

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啟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叅啟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啟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合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謫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已。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丞平道劉景耀。闕內道楊於國。俱耻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闈監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荅。何論內外。內臣旣徼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鯁鯁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已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驕擡。或差派則賣富。硃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旣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

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勲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其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

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

禘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  
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  
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意  
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  
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倅易。非草莽人所得  
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  
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  
無人。貨鬻無人。各衢衢闐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  
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

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尙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尙書陸周禮之僕。以戎

政禮宜駮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固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脩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

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  
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  
謙益。鄭鄮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  
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于是道周復  
疏辯。謂臣與鄭鄮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  
鄭鄮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鄮也。  
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鄮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  
以此自砭。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  
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



脩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辭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鰲獻以言時弊降黜。朝佑申救。

日。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箨。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漠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風聞引以並風言不攻獲糧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  
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  
而豪。好施尙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  
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  
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  
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  
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  
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愜。巖卽  
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衆

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其掠。宋令急邀嚴議。嚴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嚴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究。以靖地方。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率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戍。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

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子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大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鎮。

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

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

命。五月鄭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

閔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

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鄖爲

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諸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



四面蠅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子問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間。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塌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

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劫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二人媿潛竄大山中。賊

正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自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叅將張一龍勝之于管家岡。獲其頭目

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千餘級。不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壁。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

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遍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餘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

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永生洲叅將程龍乃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掄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而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

明季才畧 卷一三  
二  
廢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  
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  
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分河副  
總兵。時天啟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  
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  
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  
衡知其寃。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

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子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合圍。生擒。斃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宏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宏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驊。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

明季北畧 卷一三  
險。鏖戰馬蹶被砍而死。干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  
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干總周嘉。方一月  
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  
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  
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  
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

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

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敝邑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間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

俱無戰志。止將治甫橋焚所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在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聞之。令後隊分兵在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

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鉄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旣斷，兵與賊距河相詈。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與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熱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

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遇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破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荳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羅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

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諉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旣無城矣。復不多駐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旣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諉罪逃死。朝廷之三



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  
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已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予思  
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

六月十八筆

六合既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  
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  
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  
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  
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  
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腳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占侯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

明季北畧卷之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乩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  
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還涇水河邊。渭水河邊。  
投秦入楚。鬧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人  
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  
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卽息。紅頂

又將發烟。虎兔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  
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管間。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先是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  
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  
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棋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

爲億城既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云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

曆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  
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倍養。又曰。立朝之才。  
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  
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  
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  
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  
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  
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敝衣  
一筐。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

歸

會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勦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尙可知矣。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



內則陰官。外則陰國。皇上脩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脩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脩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欵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䟽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

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諂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巳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直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烺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月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纒。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以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議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䟽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鄮。臣始歎息絕望。鄮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鄮。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

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譏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其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

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筭。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

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益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



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卽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減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末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符。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卽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  
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  
速期而下卽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塋。  
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  
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遠聞。豫撫常道立招撫陳  
場天等。闖場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  
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

挖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潁。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筭。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

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裡。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謚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人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潛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流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大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

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脇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鄖陽。戴秉閔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益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



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鄭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竇濬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

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蒞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欵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趨縊我。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

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邸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謚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一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畧。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釋曰。朝廷

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  
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  
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  
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  
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  
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齟齬。不能語。  
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  
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  
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

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  
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揆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  
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  
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  
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  
我師期耳。恚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  
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  
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

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



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䟽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卽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惠。不得死。勿患。

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母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日關羽斷頭。馬拔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堂牧楊。

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尙書謚忠烈予祭葬賜廕恩  
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  
水七日而無叛志因甚象昇服小軍衣尙書印縛肘  
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  
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  
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  
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  
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十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

六月二十一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

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廷訓入學舍，  
麾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  
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  
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  
三隅繞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  
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猶束胸拒  
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  
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  
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頽。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携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柝。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

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藩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千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醜矣。藩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脇令拜。藩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携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

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啟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轍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秉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因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



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廬巢。續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烟騰。守者迷眩。不知所

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  
蕪萑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  
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  
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  
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  
寺卿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  
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

更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翔翔隣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

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與兵  
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上每釀  
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歛歔達旦巳卯正月初二早

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  
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  
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  
嗣昌啣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  
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脩德宏辛卯  
舉人

或云已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卽縊。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廿二筆。

###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叅政。是冬濟南再困。援枹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旣力不支。被執。

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穉，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輿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謚忠毅。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陲，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

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

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

徒胡枯奴淪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採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錄矣。晉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

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陰詠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月至二十一日止十月廿六日打搶王中認家

中罄盡

士昏于不河一日數心史之車不河一日不齊心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

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接

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已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已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琛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為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  
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  
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  
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  
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  
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  
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

恨之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巳卯八月。磔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鄭不孝。竇倫又與體仁疏合。因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忝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剝。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



杖母也。又稱鄆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鄆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鄆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鄆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事。爲鄆奪去。宗達謂輕已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鄆。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鄆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

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偽也

鄭鄠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變身是也峯陽為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侄大宗伯孫淇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

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  
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  
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  
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  
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爇煌初  
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  
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  
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蠲強于  
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

峯陽而跪。而嫗于是歷數虐婢之令。寃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母則百其顙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蒞之耳。由是母顙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嫗曰。

折筭耳母懇求。姬曰惡疾耳。母懇求。姬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蹈前非可乎。姬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姬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

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冰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  
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  
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  
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蝟集鵠侯  
其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  
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頽知府而欺吾  
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  
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  
板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

隨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不得不白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株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婦帑爲子舍之裝。

奩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媼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闔門從入稂莠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携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媼妾奶婦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



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爲峯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峯陽諱鄖。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與之奸時。魏孳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里。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

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峯陽則從陸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腴逾至尊在峯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忝之者發其杖

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  
陳弊政。宣冤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冤抑自有法司  
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  
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  
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  
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  
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  
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  
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

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王計者代  
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  
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  
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  
鄭鄮之事。窓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  
里。鄭鄮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  
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  
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  
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

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欵法。無輕貲矣。旨意尚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踈縱。獄案未定。湔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殯絕輿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鬻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尚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

廠與監一有了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剛  
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  
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  
鈎。穎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  
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  
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  
院未到。尚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  
了。尚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  
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剛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

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跂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了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了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峯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闇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痲藥科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

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鄆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  
后日聞得常州鄆鄆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  
宮中那裏曉得鄆鄆后懼而止鄆聞將礫執筆畫  
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  
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鄆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  
初云翰林也遁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  
有刑鄆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鄆以母故慈  
父披刺避居浙之某寺鄆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



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  
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駭。蓋令乃振先之門生  
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  
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脇入腹，而妊  
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  
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  
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窀穸，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形

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瓜于櫝荷鍊兆所告后土請  
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  
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櫝而封樹石自題明給  
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  
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入十二冬日蚤起衣  
冠晡忽不懌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  
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  
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  
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

自繇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頃屬續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子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  
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  
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  
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  
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  
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

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任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

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  
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  
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  
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  
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  
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  
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  
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  
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

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  
日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  
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婆佻達  
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  
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啟禎間婦人監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  
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  
最厚在前詰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  
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

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日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

不通曉。天啟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黃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焯與奄黨吳淳夫有怨，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闡召仰田問數，仰田



蓬頭突髻。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問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卧。屋梁下。上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闔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已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

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已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王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王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遺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畧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久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清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

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問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圍種

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進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梅。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隨陝廬靈閩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已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入房山。文燦

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誣也。五月。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鈿。之鈿臨歿。瀝血書絕命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于房縣。良玉聞變。日經畧縱虎負嵎。使我攫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

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  
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  
几案叠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猴升木  
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  
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  
阮之釗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  
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  
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

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

曰。孤他頭來。即斬首去。遂叛。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

為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

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

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

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鄖屬。而羅



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巳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羸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日。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

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  
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祔  
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  
三。選邦聞甯與合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  
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欲文燦  
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

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勒于文廟。親賦鏡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衆歛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

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再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鄖事委鄖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

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

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  
十二年巳卯。四月朔戊子。鄖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  
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咸代之。代易紛  
紛。迄無成功。祇為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  
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荳立盡。  
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